



第一章

等 车

那天早上，罗伯发现老虎后，还是跟往常一样站在“肯塔基之星”汽车旅馆的招牌下等候校车。黄色霓虹灯的“肯塔基之星”招牌，在肯塔基州形状的蓝色霓虹灯上面上上下下地闪烁着。罗伯喜欢这块招牌。他始终怀着一种朦胧的想法：这块招牌会给他带来好运。

罗伯知道找到老虎是种好运。今天早上，他一直在“肯塔基之星”汽车旅馆后面的森林里闲逛，倒不是真心想找什么东西，只是希望自己会迷路，或者被熊吃了，从此不用再上学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见到那座老旧的、钉满木板、摇摇欲坠的博向波加油站旁边有个笼子。不可思议的是，笼子里竟然有只老虎——一只来回走动、活生生的大老虎！它全身覆盖着橘色和金色的皮毛，颜色非常鲜艳，就像披着阳光一般，气腾腾地被困在笼子里。

那时是清晨，雾笼罩着大地，看起来可能会下雨。近两个星期以来差不多每天都下雨。天空灰灰的，空气浓



浊又凝滞。对罗伯来说，这只老虎看起来像是从雾中升起的魔术。他太意外自己的发现了，惊愕得定定站着凝视。但只看了一分钟，他就转身跑出森林，朝着“肯塔基之星”方向跑去。他怕注视老虎的时间太长，老虎会就此消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的脑海里一直在质疑他所看到的，但怦怦作响的心却告诉他，那是真的，没错。老虎，老虎，老虎。

在“肯塔基之星”招牌下等候巴士时，他满脑子都是那只老虎，早就把两条腿上的那些又红又痒的疹子抛到脑后了。父亲说不要去想它，它就不会特别痒。

他也没想妈妈。自从举行葬礼的那个早上，他就不再想她了。那天早上，他无法克制地大哭，用力地抽噎使他的胸部和胃很难受。一直注意着他的父亲站到他的身边，也哭了起来。

那天，他们两个人都穿着礼服。他父亲的衣服太小了，在他轻拍着罗伯，安慰他不哭时，外衣腋下竟扯开了一个口子。

“哭是没用的。”他父亲后来说，“哭也没办法让她活过来。”从那天算起，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。他和父亲由杰克逊维尔搬迁到里斯特也有六个月了，罗伯从没再哭过，一次也没有。

这天早上他不愿去想的一件事就是坐校车，他尤其



The Tiger Rising



不愿去想诺顿和比利兄弟俩像上了链条、挨饿的狗那样，虎视眈眈地等着攻击他。

罗伯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装得很满的手提箱，像葬礼后他们离开杰克逊维尔时他打包的那只手提箱。他把所有感情都放进手提箱里，塞得紧紧的，然后坐在手提箱上，把它锁起来。有时候，要把手提箱关紧相当困难。但是现在，他有个东西放在箱上了——那只老虎。

罗伯在“肯塔基之星”招牌下等车，第一滴雨从阴沉的天空中掉落，他在想象老虎神气而威武地站在他的手提箱上，双眼闪烁着金光，丝毫不受箱里那些烦心事奋力挣扎的影响。

第二章

在校车上

“嘿，看看谁来了！”罗伯一上校车，诺顿就嘲笑道，“是我们的肯塔基之星。真不知道当星星是个什么滋味。”诺顿站在通道中间，挡住罗伯。

罗伯耸耸肩。

“哦！他不懂。”诺顿叫他哥哥，“嘿，比利，他不知道当星星是什么滋味！”

罗伯避过诺顿径直走到校车后面，坐在最后一排上。

“嘿！”比利说，“你又懂什么？这儿不是肯塔基，这儿是佛罗里达。”

他跟着罗伯过来，就坐在罗伯身旁，把脸凑得很近，罗伯甚至能闻到他呼吸的味道。那种气味很不好，闻起来像金属或是烂掉的东西。“你不是一颗肯塔基之星。”比利的一双眼睛在他的帽檐下闪烁，“你也绝不是佛罗里达的一颗星。你在哪儿都当不了星星。”



The Tiger Rising



“好吧！”罗伯说。

比利用力推着他，然后诺顿大摇大摆地走到后面，靠在比利身上，一只手抓住罗伯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的指关节用力摁在罗伯头上。

罗伯一动不动地忍受着。如果他还手，只会拖得更久。如果他没还手，有时他们厌倦了，就会放开他。在校车进城前，他们是车上仅有的三个孩子。驾驶员尼尔逊先生假装什么也不知道，一边吹着荒腔走板的口哨，一边双眼直瞪着前方开车。罗伯得靠他自己，他知道只能靠自己。

“他全身都是癞病。”比利指着罗伯的腿对诺顿说，“你看！那不是肿了吗？”

“嗯哈！”诺顿不在意地哼着。他正专心用指关节在罗伯的头皮上旋转摩擦。很痛，但罗伯就是不哭。他从来不哭，也不赞成哭，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全世界最棒的不哭的人。这可把诺顿和比利气炸了。今天，罗伯具有那只老虎的神力，他只要想着它就行。他知道谁也没办法让他哭。没有！

他们还在乡间，进城的半路上，校车却在公路上突然靠边停了下来。这可是件新鲜事，因此诺顿不再用指关节折磨罗伯的头皮，比利也不再用手打罗伯的背。

“嘿，尼尔逊先生！”诺顿吼叫着，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

国际大奖小说

“尼尔逊先生，这里不是停靠站。”比利也帮腔道。

尼尔逊先生不理睬他们，他打开校车门，继续吹着没腔没调的歌。诺顿、比利和罗伯张着嘴巴，愣愣地注视着——一位黄头发、身穿粉红色蕾丝边裙子的女孩踏上台阶，走进校车。